

烟地里的父亲

七月飞歌(组诗)

□罗瑜平

红船之歌

游船,是你前世的乳名
 1921年7月23日,这个日子
 你开始肩负使命,顶腥风冒血雨
 载着一个民族,从南湖出发
 劈开一条东方特色的航道

黄河咆哮,长江奔腾
 你载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力量
 涅槃成革命战争汪洋的一艘巨轮
 劈波斩浪,驶向1949年10月1日
 960万平方公里的欢腾海洋

红船,这个重若千钧的名字
 闪耀在厚重史册,振聋发聩
 1978年12月18日,你满载初心
 引领中华儿女
 高扬改革开放的风帆
 铸造起航空母舰、神舟飞船的复兴梦

200多年前,有东方睡狮的预言
 200多年后,有东方雄狮的长啸
 这个深沉的黑夜
 笔尖有分娩的阵痛溢出眸子
 有幸福溅成满天星
 那穿越时空的船歌阵阵,声声铿锵

脱贫之歌

那片绿叶上滑落的鸟啼
 是一支响彻心扉的歌子
 穿透迷蒙的窗玻璃
 穿透奔跑的群山
 一颗闪烁着阳光的露珠
 清脆地擦亮我的眼睛
 擦亮一个民族千年的脱贫梦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2021年2月25日,向世界的庄严宣告
 揭开了春天中国的巨幅画卷
 蓝天,白云,飞鸟,朝霞
 这些镶嵌在天空中的美好词语
 被有如痴如醉的目光反复阅读

大地上,茂密的青草
 开放的花儿,飞舞的蝴蝶
 奔跑的小溪,肥美的牛羊
 丰收的庄稼,挥镰收割的母亲
 她们在故乡新村,与我聊着
 关于阳光和月亮的心事
 关于300多万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心事

山河美好。在这个春天

大地之歌

展开你的笑容和心事的季节
 一定叫春天
 那只远道而来的蜜蜂
 献上最深情的吟唱
 虫身在洞里做着奔跑的梦
 山峦在浓雾里巍峨
 风吹出暗藏的锋芒
 万千粉黛涂抹三山五岳
 春风十里,桃红柳绿
 最是相思浓

别梦依依,随水去的落红
 不叫无情物
 那照亮旅途的月
 高挂七月的夜空
 万丈火焰,被聒噪的蝉鸣
 燃爆整个夏天
 那渐次撑开的一柄柄绿伞
 一朵朵阳光紧裹的花蕾
 一定叫爱。筛尽诗书万卷
 也筛不出一个美丽的词来匹配

就这样,不被打扰地盛开
 芳香跟着风跑得老远
 在时间的骨节处
 变换着喊你的名字
 无论叫花骨朵的乳名,花朵的学名
 还是叫果实的族名
 你永远是大地母亲的孩子
 真得感谢,感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好时代

历史风云被一尊尊雕塑浓缩
 观景台上风景突兀
 群山在眼底迤逦
 杜鹃走廊赏杜鹃
 笔架山上扬眉
 毛笔山上墨气冲天
 过眼的到处是云烟
 要有怎样的海拔,才能网住
 那些英雄的壮美和感动
 岁月深处,那把来自大地的藤椅
 似语未语

责任编辑:周萱
 编辑:黄艳玲
 美术编辑:宋兰英 张懿玲
 版式:雷文卿
 校对:付蕊

□王义秦

上一次种烟,是18年前,那年我十一岁,在农村算半个大人了,农忙季节帮父母干农活是农村孩子的必修课,更是此生不能抹去的泥土情怀,成长的点滴,便深深地烙在心底。从二月开始,每天天不亮,父母就出门了,牵着牛,肩膀上扛着犁,便开始了一整天的劳作,我也不敢在家睡懒觉,不情愿地在睡梦中醒来,揉着双眼把简单的早饭煮好,给父母送去,多远都听见父亲喊着“喔,地”指挥着我家的花脸大黄牛犁田,母亲紧随其后用锄背打碎大块的泥土,父亲对农业生产的理解是精耕细作,对种植的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母亲在农忙季节都少不被训斥。她多半不做声,忙一脸的情绪都被在脸上,我也会兴趣地去捡落在地里面的秸秆,否则会被父亲严厉呵斥。

家里穷,为尽量少用帮工,8亩左右的农田都是父亲一人翻耕完,耕一次,耙两次,整个工序下来基本在半个月左右,现在看见农人用牛耕地的时候,都能想起穿着的确良衣服和黄胶鞋的父亲在田垄间蹒跚的身影,一切恍若昨天。

到了二月底三月初,父母们会把农家肥、化肥、农药、土灰等背到田边地界堆湿发酵,等到我周末回去和他们一起捏烟包蛋,每个烟包里面放入一到两颗烟种,一点也不敢马虎,不然等种子长出小星点的绿芽时,如果多了或者少了父亲是不会给我们留情面的,因为这不但孕育着这一年的收成,更能体现父亲做事的严谨和细致。

一天早上,为了不耽搁下一个种植环节,我们吃了头一天剩下的干饭,到地里不久就不同程度发生了呕吐,父亲给了我两元钱去买藿香正气水,回来的路上不知在哪儿弄丢了,父亲知道了,折了一根黄荆条把我一阵好打,那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我哇哇大哭,也不敢跑,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从父亲手中夺下了黄荆条,我在母

亲的臂弯里哭得非常伤心,抽泣的不能自己,父亲在田里大声斥责,“我叫你不忘记性,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长大了还能做什么事情。”时隔多年我都还对这件事情心存介怀,在心里不知抱怨了多少次,现在我为人父了,才深深体会到父亲对我的一片望子成龙之情,他不希望我像受了病虫害的烟苗一样。那时的我不是很听话,随时逃课,他哪儿是心痛那两元钱哟,是恨铁不成钢啊。

待小小的烟苗在圆圈的包蛋里长得胖胖的、嫩嫩的,绿绿的时候,就该移栽了,此时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和请来的帮工移栽烟苗,在田间地头摆家长里短,谈笑风生,最让人开心的是中午或者晚上有肉吃,米灰菜加蒜苗炒肉、米糕炒肉,没有味精,没有酱油,却是那么香,那么值得回味。

烟叶在田里的生长期大概是四个多月,在这四个多月里,打农药、掰烟芽到掰烟叶、烘烤、分拣、扎把、回潮等若干个工序后就到了变卖的季节,这个时候一般到了初秋。多少个日日夜夜,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能看见父亲在烤房旁边看温度、湿度表,往炉灶里面添加煤块,汗水味、煤烟味、烟叶味夹在一起成了我永恒的记忆,那是父亲的味道。那时候烟叶收购没有现在规范,收购点的人压价很厉害,好多次都没能卖到父亲的预期,回家长吁短叹。因为来年三个儿女的学费和农药种子钱又没着落了。

记得有一年,父亲被镇上推荐给县上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副县长在镇干部陪同下来到我家田里和父亲握手,询问种植情况,拉家常,父亲显得很局促。后来村里的亲戚告诉父亲,他上了县电视台,那一年直到底年底父亲都有意无意告诉别人他被记者采访过,总能看见他脸上挂着丝丝笑意。那年夏天,在玉米地环抱的院坝里,我们熏着柏树枝驱赶蚊虫,一家人躺在篾席上纳凉,望着浩瀚的星空,父亲说:“娃,将来你

能像那个县长一样就好了,以后就不会学我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站在耙上给黄牛充老子了。”

1999年的一天晚上,我被父母的谈话声吵醒,听见母亲对我说话,你不要着急,也许是炎症呢,吃点药,打点针就好了。父亲说,我估计也是炎症,我走了怎么得了,三个娃儿那,如果我走了,他们仨只有出去打工,那将来还不是和我一样。三个月后,父亲吃饭很困难了,到医院检查,确诊是食道癌晚期,从那天开始父亲吃啥吐啥,每到吃饭的时候会大发脾气。一家人在这个时候痛哭成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

父亲对生命的延续非常渴求,那年腊月,父亲听了巫婆的鬼话,把我们土墙瓦房拆了一间,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任何人都不敢阻挡,这是父亲对生命最后的幻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家唯一能为他做的。

第二年春天,天地万物一片欣欣向荣,大地上百花齐放,山间的蔷薇、野百合,不知名的小碎花共同演绎着春天的放歌,父亲亲手种植的梨花、桃花开得尤其繁盛,而干瘦如灰的父亲无力地躺在谷草上成了父亲留给我生命中最后的画面。三天后,父亲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走完了他的一生,父亲三个月时奶奶去世,三十六岁时才结婚,成家后种植生姜、榨油、种花生、种果树、送儿女读书,在改革开放时,农村的孩子大多辍学纷纷外出到沿海城市打工,而父亲以那时农村人少有的眼光和魄力,毅然决然地供我们读书。

二十年后的今天,父亲在烟地里的背影,历历在目。父亲弯着腰栽烟苗的时候汗滴打在嫩苗上,是一个家庭苦难与辉煌的记忆。岁月沉淀,光阴荏苒,父亲在我心中的点点滴滴,历久弥新,我对父亲坚韧、朴实的品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又是一年种烟季,金叶飘香,我仿佛又看见了父亲那弯弯的背影。



好时节

左长周 摄

我家的“光盘行动”

□青婧

周日上午,步行到江南新城接学舞蹈的小女儿,遇到朋友开车回老家,就搭乘他的顺风车回家。

车上,父亲打来电话:“你们快回来了不?包子熟了哟。”

朋友随口说:“叔叔在蒸包子啊,我也要吃。”

电话那头足足静止了5秒,场面一度尴尬。但很快回话了:“今天不行!明天,明天我再蒸包子请你吃!”

看着朋友一脸不解,我笑着告诉他,在我们家,不是所有的包子都能待客呢。比如今天的包子就不能。

今天的包子有啥特殊的?这就得说到我家珍惜粮食的传统习惯,为了珍惜粮食好好吃包子,我们家每个人都自己的绝招。先说我父亲,这辈子最拿手的厨艺就是蒸包子:酵母发面,包子皮儿柔软香醇;慢包细捏,包子颜值如花精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包子馅,本着不浪费原则,把剩菜加上各种作料调制得喷喷香,包在包子蒸出来,因为味道太好了,当顿吃完一个不剩,今天解决剩菜难吃的问题。

功夫,朋友就碰到父亲蒸剩菜包子,自然不能做待客之用,淳朴好客的父亲于是承诺明天蒸新鲜肉菜馅的包子招待朋友。

不过大家也别担心我们会经常吃剩菜包子,因为我家的主厨还是我的母亲,而母亲有个绰号叫“不能添客”。母亲做饭精打细算,有几个人烧多少水,下多少米,准备多少菜,她都计划得巴巴合适,她的饭菜一般都是恰到好处,足够吃而不浪费。如果等米下了锅菜上了案,突然来客人,那顿饭

肯定就不够吃,得再煮一些来添补,长此以往母亲落得了个“不能添客”的绰号。对此绰号母亲没有丝毫不悦,反而自豪地说,这是大家在赞赏她会当家。

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要是突然来客,母亲会加煮一碗面条两个鸡蛋。那时候的鸡蛋可是好东西,只有来客了才舍得拿出来,偏偏我是不喜欢吃鸡蛋的,总是抱怨说:“妈,鸡蛋那么难吃你还拿出来待客。”母亲微微笑不说话,把鸡窝里的蛋捡出来擦拭干净,宝贝一样轻轻地藏在床下鸡蛋筐子里。我知道,除了待客,这些鸡蛋还是我和妹妹学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大后的我竟然喜欢吃鸡蛋了,有时我想,当年究竟是真不喜欢吃鸡蛋,还是看着父母为我们挣学费的艰辛而不忍心吃鸡蛋,那些年窘迫的童年生活,我常常回想,也常常讲给孩子们听。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母亲的加餐也越来越好,抄手、饺子、腌肉、香肠……时光荏苒,岁月静好,我们的四口之家逐渐变成了九口之家。女儿女婿忙着上班,孙子孙女忙着上学,一到饭点却都聚拢来了,一大屋子人热热闹闹地吃着饭,摆着工作生活中的各种趣事和烦心事。但偶尔会因为工作啊应酬啊等突发原因,不能回家吃饭,报备时母亲已经来下锅菜上了案,于是“不能添客”的母亲也有了剩饭菜,父亲的剩菜包子就应运而生。

在外应酬的我也经常给父亲的剩菜包子找食材,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打包的习惯。不管是什么场合,不论谁请客,只要桌上有剩菜,我的强迫症就犯了,礼貌地问,我可以打包吗?

领导同事或朋友马上爽快回答,可以,你这个习惯好。服务员忙不迭拿来大袋小

袋,把剩菜分门别类装好,像主人家一样分给大家,有人要有人不要,总之最后我会把桌上的剩菜全部处理好带走,绝不浪费。

一开始,先生为我的行为脸红,但慢慢地,他也学会了。大女儿看到他提着大包小包回来,打趣说,爸爸,当初你还嫌我妈打包丢脸,现在被我妈给同化了。然后女儿一甩她的“小狼尾”,又转向针对我父亲,我说姥爷啊,你可不可以少蒸包子,或者不要蒸得那么好吃,你看我吃得肚圆腰粗的,咋减肥嘛。

最近,一向中性化的大女儿突然性别觉醒,吵着嚷着要变美要减肥,一再表示从现在开始每餐只吃一碗饭,坚决不盛第二碗。

高三娃学业重很是消耗体能,怎么能减少食量呢?为了不跟这只小刺猬正面冲突,女儿17岁生日,机智的母亲买了套漂亮的碗筷作礼物,这只碗足足比女儿之前的碗大二分之一,母亲充分利用女儿吃饭光盘剩不剩的习惯,每顿饭都把碗盛满。跟我一样有强迫症的女儿,总是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才放下筷子,减肥计划也就此搁浅,安心备战高考了。

“妈妈,妈妈,老师让我们光盘行动打卡呢!”饭桌上,小女儿拿着我的手机对着她的空碗各种拍,对于天天跟着姐光碗行动的姐,感觉功夫终于派上用场了,那叫一个兴奋。

“我们学校也要打卡呢。”侄儿抢过手机也要拍。

“哥哥,你碗边还有一颗米。”小女儿监督哥哥。

“这还不简单,看我的。”侄儿伸出舌头在碗边一舔,整个碗就干净了。

守望(外二首)

□贾璋晖

梅子黄时雨的缠绵
 那天来不及落下的叶
 淡淡忧郁 辞树而去
 就把一川飞絮的凌乱
 翻炒出一段缘分 飘起
 何曾相似的满园花香

雨水的滋润
 把过往与未来焊接
 焊接的眼神
 灼痛了满树繁花
 燃得满目灿烂
 泪水 早被眼神烘干

没有滋润的心情
 挂在枝头 摇曳
 在叶脉羽状的深处
 有一滴眼泪 残存
 以露珠的名义
 垂坠着对时光的守望

柑橙与秋露

树上,洒满一层层露珠
 精灵般的果实,被绿叶簇拥
 暖阳的光,一阵阵扑来
 犹如早上的轻风
 催开河畔岸边的晨露
 催开果实的,悄悄圆润
 来不及咀嚼夜的残梦

丰年的果实,挂上了
 一个个圆形的灯笼
 一串晶莹剔透的肤色
 点亮欢快的万里晴空
 荆棘,也会乘滑
 露出久违的笑容
 摇摆的思绪,在树枝
 沉静的露珠,在草丛

这是一次对视
 大自然相互凝视的成功
 树上的桠头,横逸斜出
 越来越壮硕的硕果
 越来越亮的地上的露珠
 瘦了,即将在光阴里消融

仪式的骊歌

霜花是白色的祭悼
 有点招摇的感觉
 送走夏雨 送走暑云
 连它自己一同送走
 因为 月半的光
 也慢慢变得暗淡

一蓬蓬草 葡萄
 没有名字的墓碑前跪倒
 露珠 也算祭祀的元素
 没有雨点的敲击
 一粒接一粒 抽泣
 终于,把仪式的骊歌擦亮